V
R711.82
L961

册：11

所謂誠其　全

誠意在于謹幾反覆之而益明矣夫自欺者以獨而自慊者亦以獨然則君子小人亦決于此而已誠意者其審諸今夫人生而靜之而有意作聖作狂於此始也求誠者於此每多果決警惕之辭焉何也未致知以前善惡未分致知以後善惡分而能保其意之有善無惡乎既已知之則其無蔽吾知于意者當不在他人事也方致知之時善惡已明致知以後善惡明而能必其意之從善去惡乎既已知之則其無沮吾知於意者是難為一己怨也歎毋自歎而慊則自慊君子以為此獨者衆也意發于自而自所由名不在顯見之時而在獨于此而不特則後將

朱昇

有不及持者矣誠出于無欺而無欺有慊不于大共之地而于獨於此而不勉則過此有無可用勉者矣君子之兢兢致慎而必然不疑者職此故哉若非君子則不能矣夫人皆有其意也則皆本于自也皆無可欺皆有可慊也然而居有厭然之愆行成小人之辱者則誠形之理而慎不慎所由分也君子鑒此彌益謹矣向之慎之者以獨有可著之象而抑知視與指者之即集乎此也安可以玩愒也向之慎之者以獨有漸彰之事而抑知十目視而十手指者之交叢乎此也安可以寬假也雖然嚴則嚴矣不將煩苦而難居乎使煩苦而難居則君子之潤身其真不及潤屋者乎夫意之生生于心可以累心何不可以養心而清寧之至見為廣大意之徵徵于體可以帥體何不可以充體而粹精之極溢為豐美此孰非慎獨之所由來也哉乃斯時也不見君子之慎獨而止見君子之誠意矣蓋亦審其故哉噫此君子小人之所由辨也一篇之中于君子三致意焉明明德以誠意為要信夫

折落是古文神品

閒居節鎔化得無迹

上下神理交接用一

氣法逼出

秀絕人

單結誠意不結慎獨有脈

目

善相題者得其斷處善讀古文者亦須得其斷處時手知續不知斷漸趨庸熟矣相此文隨題分段有意到筆俱到者亦有意到而筆不到者雲護蛟龍支股間必有斷此非淺人所曉 原評

如此文方可當一絜字視外間紛紛非濁流即牛蹄淺水也故作絜淨文必須理足

SEP 18 1940 580875

所謂　朱

所謂誠其　全　　鼇玄齡

誠意于獨合身心而一誠矣夫獨者欺慊所由分也慎之嚴而身心一誠焉必誠之故不昭然哉大學之道一誠意盡之而已前此之格致固明其理而未實其事後此之正修亦因其成而不重其功吾于誠意必三致意焉審量于存發之間反覆于嚴肆之辨要期無昧吾知以實著于身心焉耳今夫知之已明而意姑任之者所謂欺也而好惡實成之好惡不克如其意則欺在自焉好惡必求如其意則慊亦在自焉君子於此安得不于獨中慎之哉一念方起之際萬念受裁欺也若我告之慊也若戒期之矣不使知之已至者游移于當體君子所為謹端于始

確然分出專釋誠意之義

一刃包括

要言不煩

也一私不存之中百私退聽欺也有自絕之慊也有自致之矣不使意之可貞者依違于應感君子所為毖守于微也非然者肆惡于閒居欺所惡矣飾善于揜著欺所好矣不慎之弊流為小人豈細故哉然而肺肝如見小人之獨亦有皇皇不自安者獨既不恕于小人豈其或恕于君子獨不泯于錮蔽之餘豈其或昧于精明之始誠形之說所以重為君子戒而指視之嚴不禁三復而中惕也蓋合中外以為獨亦合中外以為慎故燕居寂處而獨存視履動作而獨亦存惟是身心絕畔援之私而嗜欲寧淡乃見劫毖之精深中發于外之謂意外如其中之謂誠故無愧無怍而誠在優游爾休而誠益在惟是身心效臧嘉之樂而動靜咸亨乃見神明之淵懋心廣體胖不名意而名德矣必誠之故不昭然哉存此德于己正修準此矣推此德于人齊治平準此矣吾故于誠意三致意焉

行文如山雲逐雲溪水赴水隨境變化山溪常定老手也○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為自欺去欺之法在慎獨非慎獨即誠意也時作看獨字蒙混竟似誠其獨者則謬甚矣○論學而流于邪慝只是求直捷害之格致誠正修分明五節必強求其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故陽明以為善去惡為格物不知此止是誠意工夫是欲廢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來又以意為心所存主即

是獨體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正心矣大都異說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言語改名換姓以欺人正僧呆傳授張子韶書云左右既得此權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其所謂致知慎獨皆致其所知慎其所獨非吾所謂致知慎獨也學者須明辨之

所謂誠其　一節　舒暢

傳者釋誠意之功亦慎其自知者而已夫意有欺慎而成於自為故君子慎之乃所以誠之也且夫人自致知以後而得失之機已決則械否殊修皆吾意中事也第吾有意而不克盡用吾意則意中之所恒見不足焉故從其不足而求之不若反其自足者而治之也經言誠意果何謂哉意則止此一意而欲多方以護之則誠此意者又何物乎意固惟一不惟二之意也吾以意之誠者切著之意固吾所自有之意而欲寄託以飾之則誠此意者又何為乎意固為己非為人之意也吾以誠其意者正告之夫為己非為人則莫若求其端於自而惟一不惟二則莫

若深其功于毋自欺而必自慊也夫欺之所伏不必於其背也紛悅之情動於中則心不及事焉倦勤之氣乘於間則始不捨終焉雖不必其背也亦卒至於背吾意而已慊之所獲不必於其順也違夫意者遇之而愉快焉逆夫意者投之而各足焉雖不必其順也亦止見其順吾意而已夫一好惡也而欺慊形欺慊形也而成於自君子以故瞿然思皇然而中迫也未意之始得失同涵淡漠之中及志與氣合而一息之神明成敗兼乎全數則及此時之為動之微也移時而已有非微者矣成意之後吉凶各宅殊途之內當理與欲爭而一念之動忍聖狂分於俄頃則及此時之為幾之見也更何道以永符其幾歟蓋欲勞于情情勞於性介乎情性之動以觀其貞勝則與誠遇者吾以守其純一不與誠遇者吾以欽其危微夫豈有蒙吾意者哉事岐於道心岐於事立乎事為之始以定其接構則意不苟動清所欺于自之盡而意不苟靜即獲所慊于自之安夫豈有撓吾意者哉此之謂誠其意

（欺慊對發極恚刻）（好惡）（二句并入）（獨字講得稍細）

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令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于獨中分別出善不善矣却悞入致知

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己獨知兩知字遂亂指致知其謬始于韓求仲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即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此文得手正在欺慊二字寫得精切慎獨一字析得分明

所謂誠其　節　陳　宋

論誠意於致知之後審其欺慊之幾而已夫欺而曰自慊亦曰自則獨之宜審也明矣君子所由必慎哉嘗論知至而后意誠非謂知至之后竟無所加其功也蓋加功自此而益深矣分善惡之途所貴精去取之辨精去取之辨尤貴審真偽之幾此其功在未發之時較顯而在已發之時較微也所謂誠其意者可論已意之為非為是晰之必明者功已深于未有意之先而意之為實為虛行之必力者修更急于方有意之際故離知而專言意也意之發而無不誠其養存乎本體乾惕之念固操于已所不覩不聞之中而意之動而有誠有不誠其介著于初幾省

所謂　舒

察之功尤屬乎人所不識不知之地故分正而專言誠也試取其誠之相反者而絕之曰欺即取其欺之相反者而勉之曰慊就人所最易明者而諭之曰好惡即就人所最難昧者而警之曰慎獨而要之皆從自始為賢智由自為愚不肖亦由自所爭在神明耳誠其意者當知至之後亦既有理而無欲矣然試考神明之中衆理成盡而或有一理之未盡衆欲皆忘而或有一欲之未忘誣人乎抑自誣也其決絕當何如也賢智者自所固有愚不肖者自所本無所重在夙夜耳誠其意者當敦知之後亦既有公而無私矣然試問夙夜之內公已至矣而或變遷於公中之私以已除矣而或將移于私中之公孰愚乎抑自愚也其禁抑當何如也如惡惡臭而凡屬當惡者可類推矣如好好色而凡屬當好者可類推矣清明強固之體返諸衷而益密者欲紛紜之會歷衆感而常貞向謂必如此而意始快者而誠已如此向謂必如此而誠始足者而意已如此以云自慊洵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乎夫欺慊未著無從斷也欺慊既形無從掩也所難者惟在欲分未分之時耳以言乎人人莫得而窺焉以言乎己己莫得而昧焉君子斷斷乎其必慎者誠非有所戒而始然也抑欺慊之發莫可遏也欺慊之成莫可易也所難者惟在將萌未萌之際耳聖凡在俄頃過此則不可制天人爭毫末失此則不可回君子兢兢乎其必慎者亦非有所驗而後然也

存養省察鑿然有此兩節工夫但分配動靜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省察下手却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無時不然至動之微處尤加審慎耳此次候有兩節原非平對兩事也自俗學離而為二異學又欲混而為一以彼為直捷以此為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于是有以慎獨即致知者有以意為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為本體者此真所謂支離耳其惑誤又不知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於文義已不通又何論其是非耶此只依註發明一何的當專釋誠意人但知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是文獨得

所謂　陳

所謂誠其　二句　張永祺

為自修者首言誠無欺其所知而已蓋知之而不能行之是自欺也誠意之謂何而可不戒其失哉今夫意藏于身而動于心聖人以為若是其不可誣也先之致知以澄其原而後進而施其誠之力豈敢謂知已至遂可惟吾意而行者哉蓋克治於焉始專耳經所謂誠其意者吾得而言之乍見之良有善而無惡意之非乍見者可知也歧出之端生于動此而姑聽之則向之窮通以析其疑似者何為乎偶露之良有真而無偽意之非偶露者可知也向背之見分于內此而冒為之則始之博物以牖其明覺者何為乎則誠意者之于自欺所首戒已貿焉而趨

明白　確肰　獨字已暗　包在內矣　抱轉致知跌出本題尤醒

者以為偶也則其蔽也業致詳于理欲之介矣何者當為何者不當為（如屋裡人說屋裡話）所宜實見之（惟理真也）踐履焉乃意忽中乎其私而隱忍以苟就其自欺豈淺乎故意而欲誠也昭然不蔽之時將去欲以全理則隱忍苟就之私當力為之防者耳罔然而蹈者以為悞也則其愚也業洞晰于是非之辨矣孰為吾所固有孰為吾所本無所宜實致其功力焉乃意忽馳于其外而苟且以狥人其自欺何悖乎故意而求誠也烱然不昧之中將去非以存是則苟且狥人之隱當嚴為之制者耳蓋意處于天人之間前此不容有為而後此不能無為恃吾斷然之識以定其從違耳識已定矣而猶多岐營之豈必盡誣其始願乎片念之偶拂後此持循之功不足（說浮精細使人凜然毋字刀斧齊下矣）少償焉諒所謂誠者不如是也意居于寂感之交內者銳而欲出外者緣而欲入賴吾確然之辨以明其去就耳辨已明矣而若勉強從之奚必動乖于性分乎一息之虛矯終身檢制之坊不相為用焉諒所謂誠者不如是也以克復全其省察以斷制貞其自然斯則誠其意者之謂矣

實用其力四字是誠字了義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向行一邊矣他作以意覆意以意覺意初起之意繼起之意一意衆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也此作能靠實發揮從赤心片片說來令人胸次洒然○今人亦知此是致知後事但文中吆喝得幾句自致知以來

耳所謂專釋誠意之故與如何是誠意原未曾夢見也玩此文便悟致知不在吆喝自字不煩呼喚毋字不用閑文勸化矣

所謂　張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胡文學

君子致謹於獨謹之於所知而已夫意之所至而欺慊分焉獨己早知之矣知之容勿慎之乎今夫毖志內幾者惟慮人知之也亦人固不能知耳瞿然勵戒以為此甚可慮者初不因人之能知之也能使人不知能使己不知乎則冥冥之難忽更甚於昭昭之當圖矣好惡至於自慊夫非獨者幾歟獨之所遇未嘗有理而無欲理雖感而猶為未成之理欲雖引而猶為未成之欲於茲拒欲以迎理則遂可有理而無欲矣獨之所啓未必皆覺而不昧我所覺者恃有敬以守其介我所未覺恃有察以晰其情善惡不能蒙我以辨斯善惡不能易我以位矣然則君子

之必慎者有故也有處靜時之獨亦有處動時之獨而滋累之萌于不覺者卒非外焉者之克攝君子深念過此以往皆有縱不復制之勢雖欲更取一術焉以為之所而絕不可得是以終身守此戰戰也有始於獨莫或分之有終於獨莫或助之而得失之介然中生者尤非多焉者之克顧君子深思此幾已顯遂皆失而後反之數雖欲增修厥德焉以善其復而終為已失是以一息不廢兢兢也甚深無耦之地獨茲寡畏惟見為不足畏而可畏滋甚矣隱微之內有聖賢焉顯見之區安有聖賢哉隱微之內有似聖賢焉顯見之區其能似聖賢哉而惡得不省戒之形殺不交之際時則胡謀惟似為不必謀而謀焉何及矣方發之機勢猶係我既發之餘而猶欲自閼乎肇始之端制之尚易已逮艱巨而為力不倍蓰乎而惡得不謹持之誠無所容吾意惟慎以防意而意之盡故可見心誠必有事于知惟獨以致知而知之至并以見道曾君子而敢為欺已哉

此句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寔則自慊不寔則自欺寔與不寔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註中知為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真發一念為善而為善之念或不勇此間發處幾微不真不勇下稍便成揜著然其發念不

壬辰

真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己未有不見者。從此審慎教真教勇。則意無不實矣。此作于審幾之意。道得痛切危警。與下節呼吸相通。名理精湛。可當箴銘。而于辨善惡與辨實不實界頭不甚清。故于人所不知己獨知兩知字。時渾入致知去。當分別玩之。

故君子　胡

富潤屋德　一節　馬世俊

例觀意誠之驗、而益知加功宜亟也、蓋積諸中者潤于外、不可即富而觀君子之德乎、由是知誠意益不容已矣、且聖賢深內治之功。固無俟驗于外也。然而誠形之理。有不可誣者焉。故以自然者徵其象、而即以斷然者決其幾、始知學之本務。必於欺慊為兢兢者。蓋有故矣。吾論君子之誠意、當其慎獨以來、則豈無功可驗哉、著誠而去偽快于內者必有優游泮奐之懷。戒妄以存誠。足于己者。自臻富有日新之業。試觀家居豐厚而猶有奐輪之美。況乎和順積中。則我躬之外。貴何如也。積儲充裕。而猶有藻飾之觀。況乎天懷備美。則英華之發越何如也。富則潤

先着意誠二比極有力

便好安頓首句

屋德則潤身理有必至固可比類而觀者由是思有德者之心而心之廣也固然賦畀之初原来固無不裕特以私意蔽之而或失則隘矣乃中懷曠遠而凡物不足以囿其心何恢廓與盖始之競惕日存者而今乃有其坦蕩也由是思有德者之體而體之胖也又然形生以後動容何所不適特以妄意乘之而或失則餒矣乃俯仰寬舒而隨遇皆足以安其體何休暇與蓋向之戒懼不遑者而今乃有其樂易也德之潤身如此是即心所由正而身所由修也而所以成其德者則自誠意為之也君子審于其故而功益不可不亟亟矣意有當好寔好之意有當惡實惡之盖其致辨于理欲之間者固已力致矣而第慮神明不測或起畏阻之端而君子必操以堅忍則有誠有不誠之說皆不足以[illegible]之耳意有當好則不徒好而務有以得之意有當惡人不徒惡而務有以去之盖其詳慎于公私之介者固已克治矣而猶慮炎微難察或起燕遊之思而君子必斷以精嚴則或誠或不誠之說自不足以撓之耳使非必誠其意雖欲身之潤也胡由哉是以端欺慊之辨加慎獨之功鑒小人之掩著畏指視之交攻詳言之而為誠者此也即決言之而為誠者亦此也

必誠其意句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看其後半篇用意處

首節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其力處似反正一例而實

兩層也後二比攷繳此旨不漏○講心廣體胖或云不宜侵綽正修然或問謂內外昭融表裡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言正修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碍也重發斯不可耳

富潤　馬

所謂齊其　全　張嘉瑹

大學釋身之切於家欲人察其好惡之正也夫好惡二者正身與家之相見也身之切於家何如而可不察其好惡之幾哉且大學至修身齊家蓋明與新相見之端也身以內有誠正之功而要以身為歸身以外有治平之效而要以家為始則夫所以修身齊家者惟致其知於前所言好惡之間而已經言齊家在修身果何謂哉身之日習者家則身之求全乎家不勝家之求全乎身家之共見者身則家之刻責乎身甚於身之刻責乎家而身與家之相接要不離好惡二端則不必問諸家也當問諸身夫好之端不一皆可以好槩之惡之端不一皆可以惡槩之

確然　提出好惡　源流得理得法

好惡亦人之恒情〻至自無可已豈虞過情哉顧人皆好惡之人也誰為知好惡之正者當其見美一往而好求其如好之量而止不知也當其見惡一往而惡求其如惡之量而止不知也親愛賤惡之類之辟人情大抵然矣其能免於諺之所譏哉夫人以中正之身齊家尚慮勿克齊況夫偏倚若此乎則家之難齊豈必問諸家即身之不修而斷可識矣抑難言之矣古之聖人無不修之身何以瞽瞽有難齊之父何以朱均有難齊之子何以管蔡有難齊之昆弟然而帝之家無不齊王之家無不齊則以身之好惡無辟而遇無傷也若夫翳斯怨而父子忍矣谷風悲而夫婦違矣角弓刺而兄弟瘉矣皆好惡之辟也家之咎乎抑身之咎乎甚矣好惡之幾身家相與之際不可不加察也

熟知字

首節許多字面只一句熟過

次節隨勢帶過手法高絕

有此一番快論始足盡題之蘊

至理說得透徹聖賢直是如此

沉鬱頓挫古文勝處

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此文之高人知其輕點上兩節不知其能輕點得過者只在提出好惡得要也○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來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如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辟之至而已末段極得此理而文勢亦有風濤乍驚雷雨砰驟之勢

所謂齊　張

所謂治國　章　馬世俊

國教成於家可反覆而明其故焉夫治之本於齊也即君子之本身以教家者也經之意可通于詩矣且一人之身範既立而其在視傚之地者大抵學之事畢而教之事以始乃王者不欲遽言教而深求起化之端則其嚴于家治者即其專于身治者耳聖經謂治國必先齊家蓋言教也戶庭之事或可忘而何以舉國之性情咸向宮闈而篆德家之教即其先國而成者也權術之事非所尚而何以在家之效順即合習俗而嚮方國之教人其就家而成者也今夫家有令子即國之有藎臣家有友于即國之有齒讓家有卹睦即國之有循良此孝弟慈之所以相

疆域分明直始後章

教只在家而成于國註意甚明

成者則然矣乃孝弟慈之本于心者則為誠而孝弟慈之形于家與國者則為仁與讓天下有以誠感而不以仁讓應者乎然則一家者一國之帥也一人者一家之帥也君子觀于唐虞之所以治夏商之所以亂而知仁暴之機未有不自身始之自家被之而後自國效之者也是故有而求無而非其意可令國人共見之亦可不令國人共見之其可令國人共見之者恕也其不可令國人共見之者藏乎身之恕也然而國之治即觀于家之齊而得其故矣君子曷嘗強國人而喻之曰爾其篤于令廉于色乎而藹吉已在家矣為之歌桃夭君子曷嘗強國人而喻之曰爾其式相好毋相尤乎而肅雍已在家矣為之歌蓼蕭君子曷嘗強國人而喻之曰爾其敦而父子序而兄弟乎而可則可傚已在家矣為之歌鳲鳩王化以此而興侯度以此而謹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不益信哉而成教之本則固在君子之身矣

只教字提得明白教者家也而所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恕也國不過理通而效達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教于國無教國之法也其中頭緒節次雜繁經老手經營便如滿屋散錢皆歸索子

所謂治　馬

所謂治國　全章　熊飛渭

傳詳成教之故、為引詩而斷之焉、夫教家者、教人之始、而心之誠、身之恕、皆所以成教也、三詩豈有異旨哉、且修身以前、學之事也、齊家以後、教之事也、惟學有所務、全則教有所由起、通乎人己之間、而審其從違之故、有可遇之風雅之中者焉、經言治國先齊家、豈非以家之與國、有至一之理、家人之與國人、有畢通之情、則教家之與教國、固有相謀之勢也哉、使君子日取國人而教之曰、汝有父有兄有幼、從吾教而仁讓、可興一國之風俗、可定未見令之而不即應也、而以為不出家而成者何也、蓋觀於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而孝弟慈之教、果不必問之家以外

（認提亦是特法而此獨疎落可誦）

（統呼）

也此人為之歟天為之歟人為之則心非可以強合而機之動而中阻（得此頓鎖康誥三節精神方出是）者無以操夫不言而喻之微天為之則誠有可以隱乎而機之發而莫（全篇要害）禦者斯以協夫從厥攸好之志吾讀康誥而知仁讓之治與貪戾之亂堯舜之仁與桀紂之暴其效致相遠者令與好之不同而求與非之互異故君子必兢兢乎先己而後人也其先己而後人者以心之誠為身（轉掉宕逸）之恕上不煩董戒之文而下已神於匡撢之告信乎不出家而成者為（統應）是故也吾周之致治汝墳江漢基始關雎而其盛也爰燕及於康侯周（又頓鎖出詠詩三段精神下便好一筆捲過）之建國伯叔甥舅不廢懿親而其衰也猶式刑於下國君子詠桃夭蓼蕭鳲鳩三詩而喟然曰道不出家人父子兄弟之近而化也彼乎方國（收拾道勁）之遠此先齊後治之彰明較著者乎治之也由於教而教之成也為為法君子可以帥天下矣

作長題有二法略去枝蔓直取腦髓發得透徹而餘文亦得此一法也逐節槌鍊虛實環生全於關鎖結果處著精神裁剪合度此亦一法也若隨手敷衍忙碌碌地只辦空點此是遊方扯空拳架子不足以當一戰名為如題挨講其實謂之無法而已此文玩其頓鎖收放處極潔淨却極有精神

所謂　熊

孝者所以　三句　劉子壯

君子之教國者三、皆教之於其家也、夫孝與弟與慈、若與夫國絕不相蒙者、然而所以事之使之乃在乎此、〻以謂不出家而成教也、且以君子而治國、蓋亦必有其教之具矣、而何止於家而詳之、蓋吾有求乎此而遂于此焉求之則人必將致疑乎其私而重惧乎其難惟引之以甚近之情而游之乎安為之事使之明於類而深其故則所以為之亦至矣、今夫國以上君子者君耳其同朝焉長也其共治焉衆也使皆能事之皆能使之則君子之教成矣而顧不然何也、君有父之尊而無其親亦幾於已疎焉今遽責其以事若父者事君則其情不能以自生而其

（此理通也）（妙入情事）（提振下半截）（剔入至情）

義不能以相激君子為之教曰爾事爾父是其于君有不相涉者也然
只是教家而國之理備
人皆事父者誰為孝者古今來所聖賢能當此者哉審能孝者可以事
君矣蓋天下未有難於其父而易于其君者且天下將有能必於其父
而未能必於其君者孝未即是事君孝者所以事君也云爾長有兄之
道而無其愛亦幾于相縻焉今遽責其以事若兄者事長則其禮不過
乎其文而其敬皆迫于其勢君子為之教曰汝事汝兄是其于長有不
洗得醒切
相入者也然人皆事兄者誰為弟者古今幾英雄能盡此者哉審能弟
者可以事長矣蓋天下未有賤于所生而貴于其年者且天下豈有明
於尚先而悖於同氣者弟未即是事長弟者所以事長也云爾衆有子
之名而無其實亦幾于甚泛焉今遽責其以愛若子者使衆則其所以
關切者必不真而其所以圖慮者必不至君子為之教曰爾愛爾子是
其于衆有絕不敢望者也然人皆愛子者誰為慈者古今來幾帝王能
有及此者哉審能慈者可以使衆矣蓋天下未有遠其子而恩加于百
姓者且將有溺其子而毒流于兆人者慈未即是使衆慈者所以使衆
也云爾蓋君子于綱常之際異其事而有以及之非假合也無故而使
直說得如此遠徐有一語促盛應合
拜其父揖其兄撫其子此自有深意矣意有以相生即理有以相起以
為甚偽所患不獨在朝廷以為甚真所利亦不獨在私室君子不必明
言其事而國人各已動于其私抑君子于教化之施先其事而有以權

之非強致也合而言之曰君父曰兄長曰子民此固自有天機矣法者其名而道則寔有之道者其文而性亦果與之風之古也道德既同而人倫以至時之降也獨行始見而天性亦分君子不必直責其應而國人各以通于所喻然則孝也弟也慈也君子何必不曰國之治也哉

只說相通處不說相感處故排笮之文不失題位分寸○其得手在孝弟慈不坐煞君子身上看其病痛將事君事長使衆併在一人身上看亦于題蘊有少隔處須別觀之

孝者所以　三句

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可以化國者也夫孝弟慈君子亦止修其身於家耳孰知即此成教於國哉釋齊家治國者曰大學之道固不舉也天子之德羣黎百姓之德也君子之教匪有異也王者門內之事庶人門內之事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言先齊家也家事莫先於孝君子修身學為孝子問膳視寢孝也配帝配天亦孝也君子之意直不欲吾家有不孝之事而孝思維則國之所以媚茲一人者不外乎此也家事莫先於弟君子修身學為悌弟儐豆肆席弟也篤慶錫光亦弟也君子之意直不欲吾家有不弟之事而因心則友國之所以不敢亡等者不

外乎此也家事莫先於慈君子修身學為慈母拊畜顧復慈也積功累仁亦慈也君子之意直不欲吾家有不慈之事而父母孔邇國之所以哀我鰥寡者不外乎此也（只說道理相通不侵犯下步一筆）以其事而言親與君兄與長子與衆未可即謂之一人以其理而言君同親長同兄衆同子寧可復謂之二致（直透後章妙）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君子本孝弟慈著為一代令典曰老老長長恤孤則達之天下有餘矣彼門內多慚德者何以為治

原評云是無所不有之簡不是裁去數條國昏[illegible]清氣內藏之樸不是草野枯寂之樸甚確仍之說理不說效今人亦曉而動筆又輒犯之者只看註中君子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一句不仔細便做君子是孝者以孝修身而國人便知事君故犯也此文根修身却不犯蓋善會註語不着眼在君子而在所以者也四虛字則孝者弟者慈者三者字註意原指理而不指人并不指人之修為也

孝者　[illegible]

孝者所以　衆也　錢世熹

家國無異理、則知君子無異教也、夫事君事長使衆、國之所期也、而孝弟慈寔備之、家之所成、不既多歟、傳者謂治國者得大端而遂得大本而更遂、此不待其有自然之應而恃其有所以然之理也、循其理之所然而自然之應至焉、上之人不必其有轉移之術、下之人不必其有變化之才矣、不出家而成教、豈無謂歟、夫亦大端得焉耳、大端得而人紀克修、斯其餘可循次而舉、吾所易原不必在家也、抑且大本得焉耳、大本得而天良相動、斯其道可依類而生、吾所雖原不必在國也、國之所需者事君也、事長也、使衆也、君子修諸身者孝而已矣、即由身及家不

過孝而已矣其如事君何哉然而孝者事親之事而不僅事親之事也
大義盡此矣
在家為承懽者在國為盡瘁無二道也君子豈必召國人而訓之曰爾
若何事君而孝者所以事君也君子修諸身者弟而已矣即由身及家
不過弟而已矣其如事長何哉然而弟者事兄之事而不僅事兄之事
也在家為恭謹者在國為祗承無二道也君子豈必召國人而訓之曰
爾若何事長而弟者所以事長也君子修諸身者慈而已矣即由身及
家不過慈而已矣其如使衆何哉然而慈者字幼之事而不僅字幼之
事也在家為撫摩者在國為勤恤無二道也君子豈必召國人而訓之
曰爾若何使衆而慈者所以使衆也理之不相及而相及者其中原有
相及者也使天下無如是之理君子安得有如是之功情之不相兼而
相兼者其始本有相兼者也既天下有如是之情君子安得不有如是
之效哉力質于理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勢依于情而不自為勢故不逆
不出家而成教豈無謂歟

此言家國之理一耳集註自明若說向感應去便與書旨文義不合
若說君子是孝者弟者慈者是將者字作人字解於文義更不通矣
又此題是申釋上文不宜呆講 自記
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坐看煞君子國人
兩邊各占一半耳因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者亦非也事君如何此

得君子邊去修身教家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獨不教孝弟慈乎但通國人孝弟慈也只完得箇家之理惟其事君事長使衆之道即在乎此〻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之理也須將君子國人且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即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通首未嘗挑剔所以一句而所以二字極其鏤畫

孝者　錢

孝者所以事君也　夏長泰

原於所必盡之心而教全於孝矣夫事父事君豈無家國之殊然得其理之所以同不必別求于孝之外也且家期親愛之風而國亦望賢勞之報此事之各致者也乃君子未嘗以為紛而難理者何歟略家國之所由異而明子臣之所由同則餙于朝宁者未必其不欺而敦于門內者遂可以坐效也則所以事君者有在矣吾思國之中洗腆之將情親而事近至策名事主而信疑毀譽遂有明良孤孽之殊遭而事始多矣抑孺慕之成寡文而多質至辭親委質而愚智忠良遂有學術功名之異用而道愈岐矣夫其見為事之多而道之岐者事君也而非所以事

君也則君子之教豈有外于孝者天子而必有親豈欲以勵服官之節
（又是成教之理）
而大義既明則寢膳之儀即所以風請共於爾位非事之不侔者也至
性之所存裕於天良而明於盡察故有所不忍於吾親有所不忍於吾
（折出所以懷動異常）
君親與君殊而其不忍之心無殊也動於所不忍者而已足矣孝養而
極于尊豈可以槩從王之義而人紀克修則尊親之歎即所以彰錫類
于孝思非術之殊操者也至理之所在憮于獨志而貫於羣倫故或親
而樂得以為子君而樂得以為臣子與臣異而其樂得之故無異也致
其所樂得者而已足矣隱而無犯者孝子之義犯而無隱者忠臣之節
（此二義剛得分明）
則亦不必謂移孝以事也愉婉之容不必同于慷慨之氣而理足於內
則閭里之良即天家之彥也膠庠敦序倫之教而忠孝無並肆之文何
（少是注中不外乎此之意）
歟知其所以事者之已盡乎此也臨履而懼者純乎為子靖獻而安者
純乎為臣則亦不必謂求忠于孝也精白之誠不盡激于顯揚之志而
道居其全則慮毀傷而如履即受爵祿而不誣也始生有四方之思而
君上無教忠之令何歟知其所以事者之無待乎此也而弟而悉即可
類求之矣

不是君孝而臣忠亦不是求孝而得忠亦不是無意于事君而教孝
亦不是為要事君而教孝離此乃明所以之說○此題極多好聽門
面話頭總與所以沒交涉被此文洗滌殆盡只在家國相通處推出

成教之理始見題之真相○作一句題最忌大家語○但換却弟慈事長使衆數字便好白掇過去此文獨掇不得亦意義與文法之分也

孝者所以　夏

所謂平天　節　李鴻霞

平天下有道平之以天下之心而已蓋心者國與天下之矩也君子絜之以此而謂治平有異道哉且言平天下于國治之後天下異于國矣將毋謂天下之人異于國之人天下人之心異于國之人之心而天下之所由平者遂別有道焉以處之乎一如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則何以說也以天下之人與國之人較則天下之執處其遙而國之執處其近故辨統者所以有居重馭輕之模以天下人之心與國人之心較則天下與國人之心非有異而治天下與治國人之心亦無不同故御世者務審夫通志類物之理是無事遽求之天下也觀國人焉可矣亦

一氣翻透○通節無碍快○華也

發○首○句○一○開○○合○全○理○已○盡○于○此

無事徒求之國人也觀國人之感效于家者可矣如謂天下而有殊于國也則必國而先有殊于家也乃何以觀之上而孝友堯惇恩勤為懷其篤叙于宮庭者老老長長恤孤也如是觀之民而愛敬成風鞠字是勤其順應于境內者興孝興弟不倍也如是不亦民情之大可見而國與天下之無異量也哉君子曰是有道以處此矣天下無不孝不弟不慈之人而有未愜其能孝能弟能慈之願裁以至當之規制而物各得其所安矣雖經方及遠推準者固自多端而惟此稱物平施自無一夫不獲之欲天下有未愜其能孝能弟能慈之願而貴協以可孝可弟可慈之心準以不易之良模而情自足以相通矣雖推行盡利運量者固自無方而惟此恭欲給求具見智周萬物之量是道也絜矩之道也而天下之所由平在是矣使必曰天下之人異于國之人天下人之心即異于國之人之心則必齊家一道治國一道平天下又一道而後可君子亦安所事夫絜矩哉

他人寫來都成三橛被此文一氣呵就只是理脉分明故爭縫間不煩關合○中三句乃人心之同末句正不使一夫之不獲樂只以下理財用人之屬乃不使不獲之政事也意義極寔地位還虛明快文從無此細膩

所謂平天　節　陸龍其

天下與國無異心、故平與治無二道也、蓋有孝弟慈之心而欲遂之者、天下與國同也、君子以絜矩之道平之、又豈有出於治國者哉、且天下而謂之平者、亦使人皆向於善而無弗遂而已、欲人心之皆善道在有以化之、欲人心之皆遂道在有以度之、要之不出所以治國者也、是故平天下在治國、吾得進詳其所謂矣、居重御輕者、天下之勢而經不第謂是也、經蓋見夫天下與國有異勢而無異心、故有以動一國之心者、即有以動天下之心而其道不容有二、由內及外者、天下之形而經又不第謂是也、經蓋見夫天下與國有異形而無異心、故有以慰一國之

庾谷兩層

兩層次第方見

此比貼異起

此貼各得分類

心者即有以慰天下之心而其道不容或殊即如上有老也亦第老之云爾何意于民乃一國之民興孝者有然可見孝者人心所同孝之心（即逗出絜矩好）同則欲遂其孝之心無不同矣上有長也亦第長之云爾何意于民乃一國之民興弟者有然可見弟者人心所同弟之心同則欲遂其弟之心無不同矣上有孤也亦第恤之云爾何意于民乃一國之民不倍者有然可見慈者人心所同慈之心同則欲遂其慈之心無不同矣是以（此句觀醒則是以便可）（直接）君子知夫天下雖遠而其心原未嘗遠也有道焉能使一人之心通乎天下之心而既生其慕復給其求所以世有君子而斯民天性之懷無（兩處并說好）不廉君子知夫天下雖紛而其心原未嘗紛也有道焉能使天下之心統乎一人之心而既被其化復樂其養所以世有君子而斯民敦行之念無不達是道也何道也曰絜矩之道也始之以格致者所以開矩之（收拾全經繳還明明德于）端繼之以誠正修者所以立矩之極此矩絜之于家則為齊絜之于國（天下眼大如其）則為治絜之于天下則為平無二道也而謂平天下有出于治國者哉

吾試進而詳其道

依淺說首句另作自內及外之意與下文不相關固覺未妥時解則俱謂平天下不外于治國之孝弟慈可見平天下在治其國如此則首句與上老老三句相應矣然與末句仍未相應也愚意不但孝弟慈是治國之道即絜矩亦是治國之道但前章含而不露耳故講絜

矩亦須與治國相關。然後首句直應到末句。自記

興起遂願二意。處處聯說。獨見精密。○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理意只以感應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者不宜彼。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絜處却不同。故治國章只說藏身之恕。而此章說絜矩之道。絜矩即恕之事。然而其道有辨矣。

所謂平　陸

所謂平天　節　錢世熹

治平無二道。觀于人心而得之也。夫國人之心可見。天下之心即可見。絜矩之道。不過推其心而遂之耳。平天下豈有異術哉。今夫以萬國而仰一人。以一人而理萬國。使無道以御之。亦難以從事矣。任大者不可以勢。道在與之以簡。統多者不可以異。道在與之以同。故攬勢莫如審情。審情莫如擇術也。平天下在治其國。經文豈無謂與。蓋天下者國之聚也。國者民之聚也。民者心之聚也。使平天下之道。異于治國之道。則必天下之心。異于國之心。而國與天下之心可體而知也。使天下之心。異于國之心。則必國之心。先異于家之心。而國與家之心可驗而得也。

○語○得○勢○在○此○數○行○

○得○要○在○此○數○

此其效在民而其端自上〻不嘗老〻乎而國人之興孝者已然則承歡洗腆天下之有同心可知也上不嘗長〻乎而國人之興弟者已然則從兄尚齒天下之有同心可知也上不嘗恤孤乎而國人之不悖者已然則撫摩鞠育天下之有同心可知也而平天下之道不從可得乎是以君子因國人興起之心而得天下興起之心即以措置國人之道而為措置天下之道既有以發動其天良而人給求養欲處之各當其宜蓋深見于天下皆欲孝一如國人之欲孝天下皆欲弟一如國人之欲弟天下皆不悖一如國人之不悖是以有此區畫也既有以開明其至性而又度務揆方俾之各得其所蓋深見于天下皆欲孝不可不使之遂其孝天下皆欲弟不可不使之遂其弟天下皆不悖不可不使之遂其不悖是以有此裁制也依之為準則而不違則有矩〻在而國此矩天下亦此矩斯以一槩萬而有餘本之為運量而不失則有絜矩絜在而治國此絜平天下亦此絜斯以近及遠而已畢平天下在治其國又何疑乎

絜矩是因民心之同而使之各遂其願如下文理財用人許多事寔非空〻推心而已乃治國已行之事平天下不過推而及之耳非到平天下方絜矩也老〻三句舉見成者言重講便呆民字指國人上字亦不可略過 自記

四語渡下有截斷衆流之勢是以二字氣脉自合界分自五指

興起興政事兩層都透

語氣宛然

二比大義了當

時作即以中三句為絜矩或索性離三句而別講絜矩視此皆謬也文有姜桂之氣其出人處皆在筋骨自論已盡其得處第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此意又如何更體之

所謂平　錢

上老〻而　三句　厲士貞

上與民有同情可以觀相感之意矣夫孝弟恤孤之情不獨上有之而民亦有之顧感之者何如耳嘗觀君民之間有求之而應矣有求之而不應者亦有不求而自無不應者夫求之而應上固為有權矣有求之而未必即應者則上亦將窮而自止而權不足恃矣至相引性情之間而相通話言之外所謂不求而無不應者為何哉畿甸跌廣不下庭除而治之此理得也在治國者宜何如誠見家人父子之誼天子私之小民亦私之不得謂小民私心遂不及天子也但上之人不能自治其私民心傷矣致令下之人亦不能自遂其私民心愈傷矣然老安少懷之

故作波折以恥而字畦町一新

頓挫神遠

每以折筆入妙

庚戌

願天子厚之小民始厚之不得謂小民厚俗不關切天子也但上之人能自治其身家民心動矣致令下之人亦各自厚其身家民心愈動矣是可以觀老〻已上之老與民或異上之老〻禮亦與民或殊此意初何及百姓亦曰父在則然也彼民之介眉壽而登春酒者何以翻然耶是可以觀長〻已上之長與民勿同上之長〻禮亦與民大別此意初何及百姓亦曰兄在則然也彼民之邇兄弟而親籩豆者胡以勃然耶是可以觀恤孤已上之恤孤至恩出深宮之中隆禮加明堂之上此意豈進百姓而咨詢之亦曰慈幼之情則然也彼民之春享孤子傷隱痛而循鞠育者何以情甚于君王耶乃知事有可相及者政治之事有不可相及者意治之小民甚貴乎有此意也何者閭里之望恩朝廷者不冀其待我之情而先冀其自待之意彼見上之人如此矣私為謀曰以天子之尊貴而尚知有父尚知有兄尚知有幼我之骨肉而俯仰者其誰忍置之乃知政有可以治者我則存其意〻有可以治者我先盡其心小民甚貴乎盡此心也何者朝廷之風澤乎方州者不過此尊親自勉之文與夫孝友同親之致彼見上之人如此矣感而愧曰以天子之崇高而不忍薄其父不忍薄其兄不忍薄其子我之族黨而親疎者其奚敢輕之如此可盡治平之理矣

有分曉

直攝挈矩

之原

極徑直題却以曲折窅渺出之令人纏綿得情又爽然快意此所謂

真趣也○靈氣也○此三句是說應感○然都從心上說○不從事理上說○與他處又別○句句向人心同然處刻別○方見絜矩好惡根源○

上老　厲

所惡於上　於右　吳樹聲

推心於所惡而天下平于一心矣夫天下之難平者莫惡若己乃以吾心推之而悉平焉則亦何勿平也哉今天下之人何以平于一人乎以其心之為大公也天下人之心何以平于一人之心乎以其心之能順應也然而大人能使吾心之平常在於天下不能使天下不平之象遽冥于吾心惟公而以私體之順而以逆致之斯去其不平之象而平之象以出何則絜矩者亦絜之天下之情而已矣情之所在于己見私于人見公見私于己而己之公心乃生見公于人而人之私心乃遂則其由私而公焉者君子固樂取其私而見之也情之所形于己取逆于人

（立一篇之註）

耶順逆施於己而不必準其施於人順推于人而即可準所推于己則其由逆而順焉者君子固樂從其逆而推之也故天下之所以位吾身者不一處吾心之所以與天下見者亦不一情使天下而盡如吾意之所期何不可均上下而忘其分均前後而忘其勢均左右而忘其等而必設一不必然之形以明人心之有必然之惟天下不盡如吾意之所期而可以徑如吾意之所期又何不可易上下而均其分易前後而均其勢易左右而均其等而為設一不必然之形以明人心之無不然則豈非觀於上下前後左右而知天下之人同觀于上下前後左右之有所惡而知天下之情同觀于所惡之毋以使毋以事毋以先勿以從與毋以交而知天下之理同乎天下之待君子或不勝其刻而君子之待天下自不勝其怨蓋知其為刻而我又刻焉則不平之端自天下開之而不平之寔已自吾心受之矣惟以一心謀萬心而一人自致之心即以得人之欲致之心則君子之所操以平天下者既已無不公焉如此矣天下之加于君子或不勝其薄而君子之加於天下自不勝其厚蓋知其為薄而我又薄焉則天下之不平以無心致之而吾心之不平寔以有心成之矣惟以萬心如一心而吾無不可見之心亦無不可與見心之人則君子之所推以平天下者既已無不順焉如此矣

十二句排列目前獨一句不得省一字不可敷衍粗畢神氣已奪安

得驚人文字只取一惡字發透人心不恕處一氣捲出題面如水下瞿塘長年三老皆為失色惟能不受十二句鞿馽也○奇宕文看其虛留下句語氣奔馬乍收銜勒具有神力

所惡　吳

詩云樂只　節　陸龍其

即詩之咏君子者繹之不越乎絜矩之道而已甚矣絜矩之道民之好惡所由平也詩咏君子而父母之者非即此之謂哉嘗謂一人在上為天下所共尊即為天下所共親者惟其道在焉耳道以立天下之極而天下莫不尊道以給天下之情而天下莫不親自古咏歌盛治者亦咏歌乎是道而已吾誦南山有臺之詩而知絜矩之道要也夫詩言君子非即平天下之君子哉顧不言君子之尊於民也而第見君子之忘乎其尊不言民之何以尊君子也而第見民之忘乎君子之尊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斯時也君民有一體之義而上下無不通之情天下如是

可謂平矣而果何道以致此哉吾知君子者平天下之君子即能絜矩之君子也君子以平天下為道而實以能絜矩為道者也寡慾清心一人固自端其所好矣而即以此度民之所好其好之出于私者固有所不敢徇而好之出于公者則有所不敢拂汲汲焉必使得其所好而後止懲忿嫉邪一人固自端其所惡矣而即以此度民之所惡其惡之出于私者固有所不敢縱而惡之出于公者則有所不敢違汲汲焉必使去其所惡而後止是則斯民之拂逆自此而去者斯民之歡愛亦自此而生斯民孝弟慈之念自此而興者斯民孝弟慈之情亦自此而遂此民直以其心為吾之心而忘乎其勢并忘乎其情此時之天下見君子而謂君子以勢臨民者非矣即謂君子僅以情待民者亦非也君子於民直以其心為吾之心而忘乎其勢并忘乎其情此時之天下見君子如見父母矣而能不須臾不替也哉此而謂君子以威脅民者非矣即謂君子僅以惠加民者亦非也君子於民直以其事為我之事而忘乎其威亦并忘乎其惠此時之天下戴君子不啻戴父母矣而能不怙恃勿諼也哉民之父母非此之謂耶而絜矩之外人安有平天下之道也文至此可謂平淡之至矣愈平愈精愈淡愈妙時人不能為亦不能知也其神味酷似歸熙甫○此節要害是能絜矩三字好惡二句然有實際在只作頌揚君子與責備君子皆隔靴搔痒語也誰能如此切實老到

詩云樂　陸

詩云樂只　節　王愈撰

繹詩而同好惡、天下平于君子之心矣、蓋平天下亦自有其事、而平之之心、則同民好惡已爾、由詩言而繹之、安可不勉為父母哉、傳者若謂、平天下而出于絜矩、亦取民心之不能自如者絜之、以達其平而已、夫民寔有心、而不能自如其心、則安得不以君自為也、民寔有心不能自如其心、而待我如其心以施之、則安得僅以君自為也、此其意古人有言之者、何不可由繹而得之耶、如小雅南山之詩是已、謂君為天、謂君為聖、詩人之頌颺不一、大約推而高之爾、而茲之所云不然也、謂君萬年、謂君萬壽、詩人之祝願亦不一、要皆奉而尊之爾、而茲之所云不然

轉語圓

快

父桃末句

也永之以樂只君子即稱之以民之父母不惟不推而高之而反引而近之豈真無所謂而云然耶念此下民倍深我以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之感不惟不奉而尊之而且就而親之豈別有所謂而云然耶撫此民生倍深我以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之思蓋民有好矣民亦有惡矣絜矩者曰吾不于此絜之而何絜也天下一多私之地也人各暱其私而其私不可詰人各獻其私而其私為可用一室之內自有其相周之念慮而繼此之經畫猶其後焉者也天下一積情之區也人各治其情而可與之為忘情人各達其情而可與之為有情四海之廣自有其相通之隱微而在外之謨烈猶其迹焉者也若是則君子似無好惡因民而後有好惡何也有民之所好惡者迫于中而不敢自用其好惡也夫孰是所好所惡迫于中不敢自用其好惡若此也民本有好惡得君子而可以無好惡何也有代為好之惡之者切于中而不煩自致其好惡也夫孰是代為好之惡之切于中不煩自致其好惡若此也此亦不過自盡其誠爾而即此殷然不容已之念已為斯民之所托命此亦不過克遂其願爾而即此藹然無所戾之念已為斯民之所待育所好〻之所惡惡之詩之所云父母非此謂而奚謂哉平天下者其知之

原評謂父母是責備之詞非稱頌之詞最為名論註中能絜矩云〻只一能字正有推行之功後文理財用人乃其條目大端也按脉切

理機神自生深穩中別具高老之氣

詩云樂　王

德者本也　朱芹

為天下揭一本夫益明于慎德之故矣蓋天下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也歸本于德而可不務德哉今使高淡漠之名而辭豐亨之寔人主所不願也即使極豐亨之效以侈淡漠之報亦人主所甚疑也有所不願而又有所甚疑則德與人土財用尚爭勝于彼此之際而莫得其專圖以今觀之人主未有不甚慕夫人土財用也夫慕之而不即至與不慕之而自無不至者其所操已莫踰于德也則德之獨隆可知也人主未有不急求夫人土財用之咸有也夫求之而不可得與不求之而必無不得者其所獲已較著于德也則德之純備可知也德者本也天下之治

不可以一本盡天下之理無不可以一本操使君子而亟亟于人亟亟于土亟亟于財用亦未有議君子之好大者而君子不為則明堂有宥密誠無務乎他求也無務他求之而固已兼及之雖欲不謂之本不得矣天下之本不在天下而在一人一人之本雖在一心而已及天下使君子而無事于人無事于土無事於財用亦容有歎君子之專固者而君子不顧則維皇之疾敬誠有揭其甚全也揭其甚全而終不外乎甚約相率而歸之本信然矣豈無侈言經濟而緩視吾德者夫有德之主其見于前者已若此矣如緩視吾德則將緩視吾本天下可以紛紜之治治哉故彰顯赫之經綸必泝原于皇躬之靜穆豈無盱衡國計而迂視吾德者夫有德之主其環而應者已若此矣如迂視吾德則將迂視吾本天下可以馳騖之理理哉故展恢宏之國計當獨尊其夙夜之清衷如是而君子之鰓鰓焉慎之者誠非過計也而皇皇焉先之者亦非偶然也蓋得本之治也

全從上文比較申論將末字已逆置題顛夾和題裡到收煞處却虛咽而不侵頓挫老成窘步間寬然自有餘地雅人高致如此俗工盡力摹求終不能到

秦誓曰若　三節　　喻崇修

大臣能容而人主能斷用人之道斯無弊矣夫平天下莫急於用人有能容之相而又有能斷之君人材之進退庶其有濟乎傳者為平天下者詳言用人之道也曰今夫用天下之人者大臣之事也而用大臣者人主之事也用人之人貴柔嘉善容而最患其忌刻無度用相之人貴剛明善斷而最患其優柔不決人主剛明而大臣柔嘉此其利非一人一時之利也人主優柔而大臣忌刻此其害非一人一時之害也夫大臣曷取乎柔嘉善容而患其忌刻無度也夫人主既以用人之權責之大臣而已不與則天下之賢能其有不克自致於朝廷者皆大臣之責

立局岸然

古文結束

只兩語一氣旋轉

德者　朱

也是故不逞智則人不疑不恃才則人不畏此秦誓所以有慕乎休容之臣以為其利最普而無樂乎有不能容之臣也休容之臣人之賢才皆己之賢才媢疾之臣國之賢才皆我之寇仇子孫黎民誠利有此而不利有彼哉夫人主曷取乎剛明善斷而患其優柔不決也夫天下既以愛惡之權推之人主而不敢干則人主之取舍其有不克自決于一日者皆天下之憂也是故去一小人以絕衆小人用一君子以引衆君子此天下所以有望于仁人之放流以為得好惡之正而無樂乎有聰明不斷之主也仁人在上清明在躬進退截然聰明不斷之主進賢不成其進退不肯不成其退考慎其相誠望之仁人而不望之此哉人主剛明而大臣柔嘉其利曰能保能愛能惡人主優柔而大臣忘刻其害曰殆曰命曰過平天下者可無慎歟

三節只〻氣說用人之理不重分大臣人主意然第二節正指媢嫉之人確有兩膺被作手劃然開擘又能對仗工巧不覺其立局之異法細而用筆高老此得力於古文深也

秦誓　喻

其心休休　容焉　俞之琰

擬大臣心量之宏而矩可共絜矣夫觀羣臣以才而觀大臣以量休休有容則其心非即君子絜矩之心乎且大臣佐君以敷治亦將絜一心以平天下者也而必先自平其心蓋心之體正可以示吾心於天下心之用廣可以納天下於吾心惟不以不測開衆心之疑而亦不以易測隘一心之量則其弘人之度誠有難爲擬議者爾若秦誓所稱一个臣可進觀其心矣敦樸其衆見者也而心藏于不見則機智亦畏其深一个臣則無不可見也聰明皆所不任而惟以坦然共安者昭正大之情才能其不恃者也而心不能無恃則貞固亦虞其執一个臣則并無可

恃也勲業皆所不居而惟以退然不勝者表虛公之志吾欲舉其心而
難為舉也且欲似其心而并難為似也人情恒不相下則每以蓋之寬
隘分此心勞逸之形故載偽日拙者其中藏斷可識矣是非衡於至正
而人已皆安意氣冥于澹忘而嫌疑共釋休休焉無我之心固天下所
望而歸也夫沖和每多難挹之衷而形其大略將所謂有容乃大者斯
臣有焉人情恒易於專己則每以量之公私別此心純疵之數故微私
未祛者其淺深槩可知矣威福非可擅之權則一世可共功名道德非
樹奇之事則百僚可消同異休休焉無私之心固一人所憑而賴也夫
[illegible]每多難鑒之蘊而得之氣象將所謂容保無疆者無其似焉蓋易
直既本之性生而人鑒古名臣以擴其寬深之識所以功罪可聽之後
人禍福亦安於時命而意念恒深祇以上酬明主之知雖光明俊偉初
非博含弘之譽於當世而一時猶共見其淵乎若谷之心抑忠誠既矢
之素履而人身任國家以抒其弘濟之規所以靖獻可恭於同官風度
不遷於疑謗而謙懷卑牧祇以下厭蒼生之望雖委蛇退食本期懲驕
侈之戒於一身而百代猶想見其明諧謨弼之意是以致其隱微則寧
潛幾于無名而稽其行事則翕受欲於有據有技彥聖之間能容又寔
有可舉者

二句在心體度量上看原是虛語最難描畫俗家又以形容擬議套

話了之不惟顯神并其貌亦不可得矣能取休休有容實際活寫出
古大臣真相知其器識與風骨俱自不凡

其心俞

人之有技　黎民　趙炳

臣心有容人之寬所平非一代之天下矣夫臣心之有容可思也而況
有不可思者其容而并思其所容之人則子孫黎民用之而不盡也其
夫人主思得一臣而用之所思不過一人耳智多不能謀數世之主仁
多不能澤數世之民也何以思賢子孫不如思賢相思良民不如思良
臣蓋所思者一臣而臣心之人甚多則平天下權度量之間而足也秦
誓之思一个臣也曰斷斷無技曰休休有容至矣然吾思其心將何如
而見其有容之寬也凡物大者受大小者受小能受百庸人或不能受
一奇人能受百奇人或不能受一至人雖欲容之而或在身之外或在

心之外則是內已盈而莫加也凡人勝量則人去量勝人則人來能來百人者百人之中取材焉能來萬人者萬人之中取聖焉苟容之而我（寔）（能妙義刻畫）身之外猶有人我心之外猶有聲則是形已別而莫通也我再思之猶（市）（置妙有波態）然此無他技之臣也設有〻技者至焉臣心甚拙投之以巧臣心甚靜投之以動將何如則人有進乎技者設有彥聖者至焉美者相形人將謂我惡睿者相形人將謂我愚人何如則我見其用人也能忘己也其好賢也誠忘言也若此之能容果寔能容也濟〻然材者效其力聖者效其謀小者今日可為相用大者異日可用為相〻復容人〻復為相（保子孫黎民妙義刻畫）雖千秋百世之久如大臣目見而親定之子孫不至失勢於他人也子孫誠我子孫矣黎民不至生心乎他國也黎民真我黎民矣然則國家何可一日無此臣也此臣或數百年而生焉數百年之內天所未生之士已隱留一臣之意中是以身受一日之寵而數傳之君猶有股肱之報此臣或數百里而一生焉數百里之中民所屬望之賢已羣處一臣之度內是以身在朝廷之上而畎畝之衆皆如父母之懷天其眷我子孫黎民一个臣者庶幾旦暮遇之也（無一意不奇越）

其所發越都不是平常胸坎思議所及然無非題中神氣命脉也如此乃可謂之奇才

人之有　趙

此謂惟仁　三句　劉子壯

發仁人用情之義而蓋信其為仁之至也蓋天下皆知仁人之能愛惡而孰知其即此之謂也哉於放流之際觀其深矣大學謂平天下者與賢者共之而已而其與賢者共亦去其不賢者使毋相擾而已夫使朝廷清即人主不必示如神之哲且使士氣洽即人主不必殺人以為恩至不得已而以法顯天下猶能即其事而思之亦足以見仁人之為無窮矣何則大順之世刑設而不用雖在巨奸或有不問之時上聖之心知明而不遺偶逢不肖亦有自遠之理而仁人顧放流之若此〻何謂哉蓋謂國家得一賢人雖甚有好士之心尚未必召致天下之人而得

此謂唯能四字神氣飛動

翻意都有異采

至言

不賢人則士已望其風而不敢進即國家得一中人雖未必有知人之哲亦當有浮慕賢人之心而得一不賢人則士即居其位而不能為夫仁人將以進賢為心者也而彼有深動乎人主之術亦自託於愛惜人才慎重名器以陰濟其不能容一人之心是豈必躬為驅斥而高人以廉恥自引天下遂以疑公道之不昭者仁人於此固不可無此清明耳抑仁人將以盡人之才者也而彼有大過乎人之才亦自託於興復古典專攬大權以陰成其不可一世之志是豈必盡人猜嫌而當官以牽制自畏天下且以惑王心之未一者仁人於此固不可無此剛斷耳

唯仁人之能

說盡媢嫉之惡正見

仁中有智在

仁之能即勇

君子所以至今流涕痛恨于門戶之

古有以君子而誤用小人者矣或求治之急或憐才之深而遂為其所乘仁人論此豈能一一而理之蓋後日能為小人用之人即今日能為君子用之人仁人何必求其盡但取一大不正者投之則不惟安天下之良士而亦全天下之不才古有以小人而陰用君子者矣或因之以為名或委之以救敗而乃為其所誤仁人當此安能原其始而見之蓋我用小人或全才而事可濟小人用我則身失而道不光仁人苟能廣其類但當求其用人者正之則不惟相臣不能有私事權即天子不必有私喜怒所云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其此之謂歟夫絜矩之道由所惡推之父母斯民也而仁人之放流亦以能惡為能愛乎天下殆以善用其惡為本哉

龜山先生猶病之學者可不慎乎

結出

重惡字原委

自誠意章至此章皆以好惡為用力處然聖人論用力都重惡一邊看釋絜矩節便見論語講恕字道不遠章講忠恕皆以不欲勿施故朱子謂絜矩正是恕者之事此節又是絜矩中一事其義本一恕以求仁故惟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二字緊承上文側重惡人乃至理非小巧也鄉愿為賊剛毅近仁理自如此居鄉而同流合污在位而包羞養奸皆不仁之甚者也其議論足以發越其氣魄足以陵暴文章之雄也

此謂　劉

生財有大道

張湛逢

平天下者申言財惟以道為生也夫平天下不諱言財也而生之固自大道焉君子亦務所以生者而可乎且平天下而晏然享四方之奉則凡天下之所有舉非人主之所無亦何必緦緦謀理財之策哉雖然財不可一日聚要不可一日不生苟聽其自至而不思所以善理之則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奚以裕國計而阜民生也乃可得而申言財矣財有行之於上而不能均之於下者鑄山煮海之謀事止於奇贏未獲濟斯民之緩急揆物之所大同而立之極誠貴乎自然之盈寧矣財有議之於暫而不能貞之於久者求金索賦之詔數見於明盛亦足累王度之

（大意明了）（翻大道即焰下四者字）（即焰恒之）

高深審時之所亟需而永其圖誠貴乎中正之阜成是財不徒生必有以生安有舍大道者乎天地不言所利而必俟哲盡之開成原隰墳衍司徒敬而書矣要其所裁者因勢順導非以財之不登于職幣而故皇然也一自握大道以為準而內府外府之儲悉載於清躬之正大斷無嗜好之攖其懷焉所為事持其本而末自從此道得爾小民不知自謀而必賴大君之區畫幹年齒籍司商協而告矣要其所經者酌盈劑虛非以財之必積于會計而後即安也一自統大道以為歸而三年九年之蓄皆秉於皇志之潔清斷無苟且之關其說焉所為意至乎散而衆常豐此道得爾財之原不可使不在上不在上而德不能若乎天時功不能周乎地利度支因之以日絀惟生天下之財而又無棄天下之心水火稼穡久矣夙夜謀其艱鉅故府事修和以後民生既厚而天家亦得享其功財之流不可使不在下不在下而朝廷以為便民草野以為浚利將人心漸覺其難安惟生天下之財而常有公天下之量山川物力非僅以纖悉計其豐亨故平成紀績以來積貯雖盈而民間不得鄙其事請進而申明其說也

（下語潤大而妄）（腴前本不聚敬妙甚）（議論甚確）（所見者大半山新法揔不明此義耳）

大道只是生財中底道理要正大不可私邪纖悉耳與上文大道感馬牛不相及也君德民心天地朝野物情時勢所論皆極高深而根據本末聚散尤得把柄

未有上好　節　　益　瀧

決言好仁之應、誠不必亟言財也、夫財豈好仁所及計、乃循義而併及之、若曰、此特下之事耳、嘗論人主之身、合天下以成其身也、各循其分而身安之、各竭其勞、而身便之、各輸其積、而身享之、上下感應之間、猶一身焉、則可謂至仁矣、以財發身是惟仁者、吾人知仁者未嘗無財也、吾因知仁者之可不亟于謀財也、何則、上誠仁者、則所好惟仁、時固不能恝然于下也、至下之或義或否、仁者何知、時即不能無事于下也、至下之終我事與否、仁者何知、而況乎區區府庫之財、仁者方散之外之與下共之皇計其果為我有也、而兼知之哉、雖然、吾誠不必為仁者捷

（紫○根○發○身○說○入○）（三○未○有○一○）（氣○）（一○氣○翻○摸○）

生財　張

言有財以傷為上之道以襍其好仁之心而正不能不為好仁者徐究及乎其財以深明夫上下之分與夫上下之情使知下之效上者初不止乎財而更不必預言財者誠有說矣特患上未好仁耳有仁斯有義一道也非若仁與財之不相類也然而上不必責民以當然民自動于所誠然者民果見上之誠然誰獨能昧其所當然者吾見操義望民而民不應則有之矣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有義斯有事〻在上即在下也則亦如財之損下以益上也然勞其力者但期愜其心〻愜則忘勞竭其心者先知安于分〻安則力竭吾見從事多愆而事卒敗則有之矣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義既明矣事既成矣仁者即不敢

○東○二○句○出○財○字○有○法○上○二○段○揔○

曰天下之財皆吾之財然起視天下已無一人一事可以耗吾財者乎見上忘徵求下急征輸事變不興歌殼載路仁主頤而樂之益開府庫廣仁恩絕口不言財則有之矣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亦是尋常翻跌之法而筆頭活變有骨力便別有天地非人間矣

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三段平列以還題面末段變法揔收以取題氣皆有意義

未有上　彭

未有上好

一節

馬世俊

觀上下相感之機而發身之理著矣夫不忽其事不爭其財皆下之所以為義也而上之好仁實先之謂非相感者深哉且君之所欲得於民者勢也民之所奠得于君者心也古之人君往往以其心之所及而致斯民之愛戴焉是豈盡為分誼所迫歟抑亦勢使然也觀於仁者之所發是不可進推所感乎今夫君民之分至相遠也大約以上下盡之上下之好又至相遠也大約以仁義盡之上之所為仁至無窮也大約以寬民力恤民財者盡之下之所為義又至無窮也大約以急公旬充國賦者盡之是故上以憫勞為仁則可緩之政非時之功均非其所好

上以節用為仁則內府之徵求五庫之積聚均非其所好矣此無他誠（重頓好）（即包府庫財）（仁不平更好）（題是反決語此一段先用正說極得親托）好仁也吾見好仁之朝問有君令臣共不戒而孚者乎曰有之問有子（之法）來和會趨事赴功者乎曰有之問有輸將恐後府藏不竭者乎曰有之夫其時天子寡慾于上未嘗董力役于冬官問食貨于司會吾不知為之下者何以交應不爽也則惟以好義之故惟以上好仁而下好義之故吾有義而不為君用如仁君何吾有義而不為好仁之君用如好義之心何則是上誦寬仁而下不遵義路者未之或有以義從事而鳩工飭力之下猶致嘆于王事之賢勞者未之或有以義守財而貢球納秬之餘猶妄覬天朝之豐豫者未之或有（例点三未有古峭）夫皇皇求仁義者君子之事也皇皇求財利者庶人之事也茲何為遇好仁之主以其身役天下之力而天下不以為瘁夫亦激於義而不能已也則其發身者然也以其身享天下之奉而天下不以為貪夫亦安於義而不可奪也則其以財發身而財亦未始不發者又然也（抱上節是此節本旨）（此意已渡）（以義為利矣）平天下者盍絜矩而知所好者乎

純用逆勢用反托如短兵巷戰急管拍繁令題之節湊俱緊

未有上　馬

孟獻子曰　一節　熊伯龍

傳於魯大夫之惡言利者、而以為通於國焉、夫義利之辨、所以慎好惡而絜矩也、為國者、其可為有家之所不屑為、而見惡於獻子哉、傳者若曰、吾言發身之效、而必以守財為好義之終、豈上之於仁、亦有所利而為之也乎、而不然也、下以守財為分、則謂之義、上以守財為心、則謂之利、惟以好仁為當然之理、而無所求於下焉、斯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若孟獻子則可謂知義者、與其戒畜馬乘者、則欲其不察雞豚、蓋雖初命為臣而已受大、不得復取小、義如是也、其戒伐冰之家、則欲其不畜牛羊、蓋以大夫從卿後而位愈尊、所殖不得愈厚、義如是也、其戒百乘之

出義利字根上仁字如銀鈎鉄畫

提義字作骨領勻高老

三段平

列為是

家則欲其不畜聚斂之臣而且為之甚其詞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雖不可有而以傷民之力亡己之財比量以觀則寧有之義又如是也其所以如是者何也蓋凡初命以上雖名為有家其實皆奉公體國而與人君共治平之責者也推察之畜之之心則凡所為以利治其國者無不盡言義者無由而至矣推不察不畜之心則凡所為以義治其國者無不盡言利者無由而至矣若此者其義利之辨治亂之機而家國之無二致者乎是故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非其體則然其理固有所不可也朝廷舉事揆之吾心而安放之萬物而準即此為君國子民之道而陰陽人事之患亦往往而絕矣損上益下則為益損下益上則為損非獨苟於上其理固不可復益也大臣謀國可以誠正告其君日以淡薄率其屬識者卜天命人心之歸而哀世苟且之法或往往而絀矣夫以義為利是猶有利之見存而三代以後之言也然以此為訓則庶乎慎好惡審取舍而不至為小人所中哉

文體高古議論正大一氣排蕩而下而關隘又極緊嚴看其意中絕不存陶董合作在前故能自出機杼如此○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子董子以証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証下段則亦泣舉無疑自陶石簣墨略過上二段側重下段後人遂以為不易之

說其實非也此用董思白法三段平出而此謂以下統承不察不畜更極緊湊自然講義利處又能炤顧下節可傳之作看其提掇轉接點逗處極縱送之妙

孟獻 熊